

2006年,一位几年未见的朋友忽然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斯里兰卡,难道你要请我旅游吗?我问他。他说是的,但是有条件,回来以后要写一篇不少于三万字的游记。我才知道,他当时正在担任那本杂志的主编。斯里兰卡,一定有意思,那个很小时候就知道的遥远的亚热带佛教国度,去呀!

印象真的很好,一个星期的斯里兰卡游,美好的记忆。回来以后我为他们写了很长篇幅的游记。异国、花朵、动物、食品、历史、宗教……那些日子不能睡眠睡觉了,因为日程安排得十分严谨密集。有一次去那里的博物馆参观,园子里有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几棵古树,长长的枝叶一直拖到地上……那一次累得我上下眼皮一直打架,实在是困倦啊,但是两脚一直在走动,博物馆很大……空气中的味道充满花香,斯里兰卡最大特点是到处都是花朵,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叫不出名字的花朵随时随地围绕着我们,加之温暖的气候。后来我在想是不是那些花闹的,被气味迷醉了,弄得我一直昏昏欲睡?也记得斯里兰卡的英语是那种带有强烈当地卷舌口音的印式英语,开始时候我需要仔细倾听才能和他们沟通,后来听得比较自如了,却发现我自己的英语已经说得和他们几乎一个样了,强烈地卷着舌拐着弯儿。想起来至今都觉得好笑。

从那时候起我对旅游充满好感,一直都感谢那位邀请了我的朋友。不幸的是大约一年以后竟传来这位朋友离世的新闻!我感伤了好久,想起斯里兰卡游就会想起英年早逝的朋友。尽管喜欢旅游的感觉,却也并没有使我变成一个热爱并极度追求旅游的人。我比较恋家,无论走到哪里,没几天我就会想家,想回家。所以一直以来,但凡有离京的时候,就会问“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等问题。回家以后,才会踏实随意,才会有归属感。因此每次外出归来我都会减轻几斤,应该与那种离心的感觉、多少有些无助失去依赖的不安感觉有关吧?

今年这两个月来,我已去过两个地方。一次是上海,一次是山西。南辕北辙,风格迥异。每次去都是三两天,但是那感觉依旧,感受异地神采,内心还是怀念着北京的家。

上海已经有几年没去了,这一次是住在浦东新区。当时是正月初五,还处在假期中的浦东安然宁静,上百米的街巷也经常空无一人,人家告诉我这新区里大多是外地来的人居住,现在大多回家乡过年去了,留下这浦东静如处子般的悠然闲在。那两天有微雨,仍是初春时的阴冷。唯一的一次是由朋友接我去了上海南京路的土产店,买来北京哪里都找不到的玫瑰酥糖和一种瘦瘦的红红白白的香肠,都是我喜欢的食品。餐桌上有小螃蟹炒年糕,鳝鱼丝,伴着上海人聚会特有的一种味道,几位男士少许喝了点黄酒,开始吹嘘他们的经历和本事,也那样瞪着眼睛,眼里有几点血丝,语言里是普通话夹杂着海派腔。好玩儿。

当时很后悔没有把机票后延,可以多呆几天,我还没逛够嘛,上海的街道秀气,往往不是很宽,街边店面密集,走路可以逛到许多家,我一直喜欢那种温馨细腻的感觉。

回京没多少天,一个朋友约我去山西,去灵石县,看看那里比乔家大院还要大的王家大院。我惊喜地欣然前往,南来再北去,一切都会是两样的感受吧。

灵石县被高山围绕,山石峻阔,一下让我想起古代人画的山水。王家大院,那样一大片的家居建筑,高门楼高台阶,房屋都是圆顶的窑洞式设计,人家说这种房子冬暖夏凉。最奇怪的是每个院门的门槛都很高,走过去的时候要抬腿高高抬起才行,每次他们都被我说的“这门槛是专门整老太太的!”逗笑不休。王家大院果然无比气派,绵延几里,一片接一片,跨院套跨院,中间还围着个精巧柔美的花园,圆洞门边挂了两个红灯笼。院子里两棵落光了叶子的枯树,一只雀鸟在枯枝上蹦跳不停。

晚上,我坐在暖和和的圆桌旁,呼噜噜吃着一大碗口感筋道打了西红柿羊肉卤的揪片儿,心里想着那座偌大的建筑群,几百年的时间里,那个家族,那些古老的高台阶里,那个挂了红灯笼的圆洞门内,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潮来。苏堤春晓赏神猜,残雪断桥白。梦里春花如海,柳浪闻莺,孤山醉怀。

元宵情 一年一度闹元宵,放眼人如潮。玉兔俊俏,林美妙,万众欢笑。聆聆听,细品元宵,又望杏桃。月上云霄,风生春潮,情满今宵。

立春 昨日丽阳开,今朝寒

第一次见孔老师,是在上海师范大学西部的小礼堂里。那天,是孔子诞辰日,我的导师翁敏华请她来作为孔子家族第七十五代传人,现身说法。初见,便惊讶于如此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一身大红衣裙,微露的头发,优雅的言谈举止,主席台上,未语先笑,顿时折服了我等青涩小女子。听导师介绍,孔老师的父亲是著名现代文学家孔另境先生,姑父是茅盾先生,孔老师自己也是一个作家,著作不少云云。于是开始仰慕,心下也恍然,原来有如此显赫的文学世家,难怪能熏染出那份独特的气质。

第二次见孔老师,是在《交际与口才》杂志社。记得很清楚,6月25日,我的生日。为了毕业实习的事情,来找孔老师商谈。孔老师的鬓发剪了,短短的头,穿一件咖啡色的短袖,一条黑裙子。吸引我的,是她颈间的一根项链,只是简单地用一根黑色绳子穿着一块咖啡色的木头吊坠,却很别致。孔老师很热情,全然没有知名作家的矜持,听她聊起她在美国的女儿,以及女儿的男朋友,孔老师的幽默话语常让我开怀大笑。那时,就开始喜欢上了这个性情开朗的女人。

后来,慢慢地和孔老师熟了,才知道,孔老师,有着做大家闺秀的命,却没有那个福气。适逢“文革”初期,几个姐姐到外地插队落户,她小小年纪便要当家,买菜,烧饭,洗衣,还要上学。每个月买米,十几斤一袋,扛在肩上,咬着牙,一点一点挪回家。一分一厘地计较菜钱,只为了月底的时候,爹爹能有好小菜吃。听着就让人心酸,从此对孔老师每天如唱山歌般在耳边唠叨的“细水长流”多了一份柔软的情愫。

总是奇怪孔老师为什么能把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衣服穿得有滋有味,每次都能让人眼前一亮。或唐装、或凤衣、或长裙,各有各的味道。问问价钱,让人目瞪口呆,因为便宜。就像她烧菜,平平淡淡的家常小菜在她手里生

鲜地变成了艺术,一块豆腐,一把青菜,撒几粒鲜贝,慢火熬出上海西区的风情。

孔老师的《孔娘子厨房》,将生活中的点滴感受结合孔氏菜谱,读来清新活泼。想,原来烧菜这么简单,玩儿似的。家里曾经有一本著名大厨写的菜谱,每次一看书上详细介绍盐几克、料酒几勺如化学实验般的复杂程序,进厨房的勇气顿时全无。不过有几次照着孔氏菜谱烧菜,不是火候差,就是颜色不对,总没有孔老师的书上那般色香味俱全。几次失败,悟出一个道理,《孔娘子厨房》的聪明就在于不教读者做化学实验,而是给读者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至于菜烧得好坏与否全在于个人的实践与经

验,与本娘子无关。

因为与孔老师面对面办公,常近水楼台地向她请教一些厨房问题,在她的博客上偷偷瞄几眼小菜的照片,仅此而已,从来没有奢望过能吃到孔老师烧的菜。

噢,机会来了,杂志社到浙西大峡谷采风,傍晚时分,在一家山民开的小饭店里吃饭,孔老师看着他们送上的菜就开始问,“菜哪能好烧成这个样?”

孔老师脱了外衣,冲进厨房,一阵刀斧,挥铲上阵,不一会,端上了一锅鲫鱼萝卜丝汤。汤乳白、味鲜美,门外寒意渐浓,一碗滚烫的汤,吃得人浑身舒坦,这才见识了什么叫孔娘子菜,哈,原来就是小时候阿娘烧的菜嘛,融合了家的感觉,弄堂的气息,和老房子的味道。慢慢地喝汤,感觉好像有一滴水,不小心掉进了汤里。

看曹雷演话剧,请看明日栏。

看曹雷演话剧,请看明日栏。

看曹雷演话剧,请看明日栏。

看曹雷演话剧,请看明日栏。

看曹雷演话剧,请看明日栏。

看曹雷演话剧,请看明日栏。

看曹雷演话剧,请看明日栏。

她四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向他提出离婚。她的家人惊呆了。

他是机关公务员,收入不错,人也老实,除了抽点烟,无其他不良嗜好,也不打骂女人,何况儿子也快二十了。她说,正因为儿子已读大学,我才熬到现在提出分手。

究竟他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你倒说说看?她娘家人问她。

结婚二十年来,我很少看到他对我笑过。我也要上班,很辛苦,但我里里外外无论为家里做得多辛苦,从没听他说过一个好字。他无论做错了什么,从未见他道一声歉。我多说一句,他就发脾气。我生了病,让他陪我去医院,走在路上,他只管闷头跑在前面,把我这个病人远远甩在后面。我三十岁生日时,很希望他能送我一件礼物,他说你不会自己买啊,又不是手上没有钱。我四十

然。我专业从事油画创作,知道其中的难度,所以,也就听听而已,过不久也就将此事给彻底淡忘了。

很快,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就在前些日子,赵抗卫先生来我院美术馆参观,就在临分手之际,他突然非常慎重地重提此事,并嘱托我为这本诗与画的集子写序,这让我惊讶不已。

几天后,我便收到了赵抗卫先生快递给我的稿件——非常精美的彩色复印件,足足有三十八幅油画作品,并配有诗歌的文字。

我对白桦的诗和赵抗卫先生的画,应该是熟悉的,但要将二者联系起来,能协调而相得益彰,多少还有些疑惑,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快速阅读。

我和赵抗卫先生也是近三十年的朋友,他在三十年前可是上海文化界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在沪上举办个人画展的时候,他就代表上海电视台来参加画展的开幕式,并在他主编的《上海电视》月刊上给予介绍,之后,我们的友情始终延续着。近几年我们常在一起切磋油画创作的相关技艺,但是他真正弄油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这几年的时间,尽管他年少时就热爱图画创作,早年就已扎下了很厚实的素描功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适意

徐慧芬

啊,就这些理由啊!人要看大节,这些琐琐碎碎的事,谁家都难免,日子还不照样过?娘家人劝她。

我不适意二十年了,不想再不适意了。她毅然决然。

没多久,她再婚。婚后五年又离婚了。她娘家人说她,你说你要找个活人,现在这个活人跑了,后悔了吧。娘家人带着她还未再婚的前夫上门来。前夫说,不劝,吃到苦头

吧?还是咱俩凑合吧。

不,怎么是苦头,我是尝到了甜头,哪能再去吃苦头!他虽是个小老板,赚钱不容易很辛苦,但他懂女人。我操持家务时,他会搭把手。我累了,他会说声你辛苦了,然后给我敲敲背。我感冒时,他煮红糖姜汤端给我。每次我新配了药,他都会打开电脑去查询,然后告诉我,吃那些药要注意点啥。他做错了事,我说他,他会说对不起,下次我一定改……这五年我过得挺适意,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适意。他有了外遇,是我主动成全他,我一点不恨他……

过了几年,小老板生意破产,那个女人也跑了。她主动去找他,让他回来。小老板哭着说:不不不,我没脸见你呀……她说,人都有走眼的时候,我不怪你呀!

现在她和他已经六十出头了,平平淡淡的生活一直很适意。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

相聚欢 (中国画) 沈一珠